汝陽縣志卷之十

汝陽縣知縣渭南邱天英續修

藝文志

疏　對　檄　論　議　文
序　銘　記　書　碑　詩

志曰班孟堅始記藝文不惟俾後人知作者姓氏實以昭一代人文之盛也汝南自漢以來著書立說世不乏人或匡正君德則有諒靜之疏或康乂民生則有敷陳之奏或戡定禍亂則有征伐之檄或怡情嘉遯則有山林之篇至於懷人

而作賦弔古以揮毫彬彬盛矣雖歷千載恍若晤對今彙爲一帙匪獨文藻可觀庶幾先賢勁節高風亦藉不朽也志藝文

藝文目錄 卷十上

雜論　桓寬
大旱對　周舉
上言刺史奏事　張酺
交情　黃憲
汝潁士優劣論　孔融
風俗通序　應劭
漢官馬第伯封禪議　應劭

上桓帝疏　陳蕃
上獻帝書　袁紹
檄州郡文　袁紹
上袁譚書　審配
遺袁譚書　劉表
又遺袁尚書　劉表
與曹公書　許靖
與許靖書　王朗

報麗惠恭書　應瑒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璩
與弟君苗君胄書　應璩
平淮西碑　韓愈
平淮西碑　段文昌
進平淮西雅篇表　柳宗元
唐韓柳先生文集後序　穆修
知蔡州謝表　歐陽修

碑解　孫何
汝水漲溢記　秦觀
汝陽祠氏先塋芝記　秦觀
重興儒學記　楊守陳
縣學碑記　林時
建啟聖祠記　李宗延
天中書院碑記　李攀龍
書院銘　岳和聲

書院置地記　王萬祚
天中較士館碑記　葉秉敬
城隍廟記　張晟
義勇武安王廟碑　李宗延
直指滇南楊公修城垂范碑　傅振商
河上草亭記　傅振商
與楊忠烈大洪書　傅振商
洪洞楊公永思碑記　何徵瑞

重建汝寧府城樓碑記　金鎮
熊郡伯修天中書院文　劉元琬
何郡伯德政碑　劉元琬
重修汝陽縣儒學碑　邱天英
汝陽縣新建城隍廟碑　邱天英
[illegible]政碑
司空袁逢碑　蔡邕
汝陽周巨勝碑　蔡邕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　蔡邕
答周正詔　梁武帝
又卹周捨詔　梁武帝
與吳元濟書　吳武陵
修西城路記　李宗延
長洲彭公去思碑　張自立

雜論

西漢 桓寬 論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為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誾誾焉

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畧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激切而不𢇁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

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禦矣桑大夫據當
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畧小辯雖非正法然
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
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
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姓
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
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
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

何足還哉

大旱對　　周舉　東漢書

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媾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

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尅己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爲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

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
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民
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
但務其華不循其實猶緣木求魚卻行求前誠宜
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
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
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
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

裁察

上言刺史奏事　張酺　書

臣聞王者法天熒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擾故時止勿奏事今因以爲故事臣愚以爲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問州中風俗好惡過所道事所聞見考課衆職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意者賞異之其尤無狀逆詔書行辟法冀勅戒其餘令各敬慎所職於以衰減貪邪便佞韓詩

外傳曰王者必立牧方三人所以使窺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獄訟而寃失職賢而不舉者入告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耶如何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獄訟而寃失職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辟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歎乎哉故牧者所以辟四目通四聰

交情

東漢黄憲 天祿外史

李膺訪徵君於衡門雪甚迫遇郭泰而問曰子得見叔度耶曰泰也以布衣交安得不見子以軒冕交亦軒冕者謁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慙色乃稅駕於野與郭泰乘蹇驢而造焉有樵者臨谿浣足而歌曰衡門之雪霏霏兮有客緼袍寒谿澹而無聲兮木落遠阜二子聞而淒然時童子候門見二子來振衣長肅而入徵君及階迎之復見郭泰而喜

謂李膺曰南久不見元禮也李膺再拜而道曰膺
以羈故不能仰挹清範戾也久處僻壤毋聞令音
私自暢滌往歲發使者賫以咫尺之書穢以不腆
之饋亦慚是夢寐以相達也予何辭吾以饋而報
吾以書乎徵君答曰憲也聞之貧者不報人以幣
故辭於使猶報也夫饋所以幣分君祿也以君之
祿而饋人故亦以君之祿而完也完祿而報書均
無得焉憲之卜廬於斯也春秋之期有牲醪足以

供祭一日之飧有蔬食足以爲嘗晝則杜門有菜
籍足以爲娛夜則寄臥有蒲榻足以爲安豈復余
乎夫受而不報恥也不能報而受之亦恥也故君
臣以全義兄弟以全愛夫婦以全體朋友以全恥
古之道也李膺曰膺也陋不能測子之度若瀆室
結難雖整步之儒咸効驅馳之勞章句之士咸奮
鉛刀之力而况子之偉乎郭泰隱几而臥嘗君謂
曰林宗巳卜車於夢寐中恭聽之曰聖執費歟一

行一藏時哉各務力也

汝潁士優劣論　　孔融

融以汝南士勝潁川士陳長文難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潁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潁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汝南張

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潁川士雖有奇異未
有能感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具下潁
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
爲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閤乞代弟命便
飲酖而死弟用得全潁川士雖尚節義未有能殺
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爲東郡太守始舉
義兵以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爲國
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

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救命蓋書者也

風俗通序

東漢　應劭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眞僞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散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詁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

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
幾私懼後進益以逃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
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
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
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
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
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
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狩至於岱宗覲諸

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
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
異政人殊服繇此言之爲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
上也周秦嘗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
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
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子有梗槩
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衞卒交會周章質問以
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

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啟之耳昔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漢官馬第伯封禪議　東漢應劭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邱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衞公

襃成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
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
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
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
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
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二尺厚尺半所
四枚檢石長五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
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

校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登道嶮峭不
騎步牽馬作步作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
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
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篠如
無道徑遥望其人端如行杇兀或爲白石或雪久
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
石上有頃復蘇亦賴賚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輙爲
之明復勉强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

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脊大者廣八九尺狹者
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
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
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
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
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
累人矣所謂磨胷捏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
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燋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頂

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illegible]食上
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鍏又方
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
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
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
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
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有壇方
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

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梨棗錢於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

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路存人乃樂退避之

北至天門于夜人定矣

上桓帝疏　　東漢陳蕃

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
先自整勑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
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
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
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
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
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

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

如翟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預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

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
勉強敢以死陳

上獻帝書　　　東漢　袁紹

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城崩者每讀其書謂爲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戈鈹當饑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奸黨故人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

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諸臣以方畧臣不敢畏憚彊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戹困時進旣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甲兵百餘人抽戈承明奮劍翼室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

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懷
英豪故卽臣渤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
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
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
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會
故冀州牧韓馥挾逆謀欲專權勢絕臣軍糧不得
踵係至使董卓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
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

厥著誠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願私懷已不能叅
功斯亦愚臣破家殉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
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異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
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
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賞酬以議郎曹
操權領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
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
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

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乃文德盡忠得免罪戾
臣非與費角戎馬之勞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賊
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
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
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含
宏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
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
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

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饒德之郡說吏之勞也宜各進爵並二千石秩

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闕覬重禮以希骨弓藏矣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歔欷於杜郵也太傅日禪位爲師保任祀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爲謀至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讎敵交鋒接刃搆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

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權爲釁
則枉文當有誅絕之形若以梟不討賊爲賢則趙
盾可無書弒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
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
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絕邪諂之論毋令愚臣
結恨三泉

檄州郡文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變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討逆亂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

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與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畧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蹙威柄冀

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酷烈割
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
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
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
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
裔蹈據無所幕府唯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
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
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

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鑾駕東反羣
逆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
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
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
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
所惡滅二族羣談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
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
太尉楊彪歷典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睚眥被以非

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

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
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嗟吁之怨歷
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
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
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
除滅中正專爲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彊
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
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

發路費亦梟滅故使鋒芒坐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爲固乃欲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驍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逆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而沃熛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

拘執懼其纂逆之亂圖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
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歟

上袁譚書　審配　三國志註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涕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鴆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爲不道入戚以簒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

公廢絀將軍以 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卽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於堊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彊兵脩命名將

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
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
戰爲雁行賦爲幣玉雖頓倉覆庫翦剝民物上下
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所
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爲賜謂爲將軍心合意同
混齊一體必當并从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
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
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

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剔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襲鄴城許賜秦越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

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
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
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爲禦
難內實乞罪旣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陣
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
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之惠
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鬬以干嚴行而
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

塋將軍攺往修來克巳復禮追遷孔懷如初之愛
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
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尼民引
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
疆埸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
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于國亂家禮
有常刑故奮弊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誘
於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開國悲泥於將軍毀學

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徇斧鉞之刑者必不

有以國弊圖頭不懸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

錫以環玦

遺書諭譚　　□□志

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嗣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於干旍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爲二體背膂絕爲異身昔三王五霸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冢嗣未有棄親即異杌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

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讎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冀州不弟之傲旣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爲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庳之封願

棄捐前愆遠思舊義 復爲母子昆弟如初

[illegible]

又遺袁尚書　劉表　三國志註

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彊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

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
迷於曲直仁君度數　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
以傷睿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
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己復禮當
遠旆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返違而無改則秦
越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爲君之役
成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讀
鶺鴒釁冀開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饗

于陛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綏望矣

與曹公書　　許靖　志

世路戎燹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圮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爲寇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泊風波

絕糧茹草饑殍薦臻死者大半旣濟南海與嶺守
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飭元戎西迎大
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卽與袁沛及徐
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荆州會蒼梧諸縣苗越蠭
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壽
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羣從
自諸妻子一時畧盡復相扶侍前到此郡計爲兵
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

真陳哉懼卒顛仆永爲亡虜憂瘁慘慘志寢與食
欽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
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
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彥深相分託奏
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素
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聞
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
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

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
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若荊楚平和王澤南
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塗由
荊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經營
倘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
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
無常殞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黃土[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叙[illegible]專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扶危持顛爲國柱石羣所望之任兼億兆之重寄
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逾是
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
之任當貴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爲賞罰意之所存
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
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
自擊及荒顯顛狂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
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三

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讐必舉苟非其人雖親

不授以尊崇褒以齊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首於營

綏勤勳勞益丕與君勉之 爲國自重爲民自愛

與許靖書　王　朗志註

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旨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輩略盡幸得老於足下並爲遺種之變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邅蹇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眇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

也在者隨軍到荊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旣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衰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飢渴誠無已也今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儁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爲英士鮮易取最故乃撰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叙足下以爲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

與侍郎曹長思書　　蕭穎士

璩白足下別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闔閭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乎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迹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

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閶闔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為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弟君苗君冑書　應璩

璩報聞者北游喜懷無量登卭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途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膚寸肴修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贊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

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放
土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唐
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沉鈎
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地
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急
弟無已欲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
後來人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饑寒駿奔

[illegible]游之養而觀富貴之榮望絲與之饑是[illegible]
發越人之財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
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無
或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
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
矣相見在近故不復爲書愼夏自愛璩白

平淮西碑　　韓愈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
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
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
元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芽其間肅
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
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
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旣全

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

戲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附和幷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宗祖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允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

壽者曾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
鄧遂各以其兵進戰曰度長御史其往覗師曰
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
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
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
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鉞通天御帶衛卒
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
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

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允武合攻其北
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illegible]
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illegible]
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
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illegible][illegible]
統弘責戰益急顏允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
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illegible]
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illegible]

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
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
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
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
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允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
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
丞相度朝京師進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
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

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
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
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
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
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
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
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
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彊提兵叫讙欲

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
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
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勑顏胤愬武
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
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淛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
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
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

以防我西師躡入道無留者傾徧蔡城共疆千里
旣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
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
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
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
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
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
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聖明不順族誅順

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虞往斧其吭
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
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
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
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
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譯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
之

平淮西碑　段文昌

日者惠琳恃近逖之固劉闢憑坤維之險李錡謀長江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兇相扇繼爲亂常三數年間盡膏鈇鑕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盡室來朝司空宏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闕義風所激莫不歸心況彭城從折簡之召橫海展執珪之覲向談虞號之存亡議輔車之形勢莫不剄心斷臂繼踵爲忠既而麟見於巴賓之間河淸於鄜衞之

際固同本之貺昭聖莭之符廓清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控扼吳楚密邇轘轅有上帝濯龍之池同冀方多馬之國戈鋋雪照駰駿雲屯二姓三兇憑阻作孽歲在甲午吳少誠積禍而釁餘殃聚於逆嗣氛祲淮濆我后方寸人省覽鑒災除穢猶命使者持節往中寵贈以柔服之義宗含弘之仁元濟刼衆拒境滔天肆逆剽葉縣燒舞陽侵襄城伊洛之間騷然震恐乃詔延儀咸觀假

以墨經授以兵符天子於是會梟獍之師得鷹揚之帥以中軍帥李光顏忠者平朔邊靜肅蜀雙矛電激孤劍飈馳亦猶馮異之總軍鋒子顏之將突騎才氣雄武可掃攙搶繼魏博河陽邰陽凡三軍自臨潁而前以河陽軍帥烏重允當從史內訌邪謀外阻兵勢稍誠奮發獨應王師故得擒魏豹於軍中縛呂布於麾下識慮中正可華阜音以汝海之地總朔方義成陝虢劍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

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宣武帥韓宏請以子公武領
精卒一萬三千時集洄曲纍書作帥鍼爲戎右兗
國討羌印蘤支軍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
壽春守李文通夙精戎韜累習軍旅明於守備可
保金湯總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凡五軍扼固
始之險以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以先曹王皐有
任城之武昔征兕渠嘗取安陸授以戎柄嗣其家
聲乘五關之隘以唐鄧隨帥李愬溫敏能斷靜深

有謀山南東道荆南凡兩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
史中丞裴度以諭羣帥以撫輿師且以古之會兵
必謀元帥令歸於一勢不欲分命宣武軍帥韓宏
爲諸道行營都統指縱畫奇正之機發號申嚴凝
之令又命内掌樞密之臣梁守謙肅將天威盡護
諸將懸白日於千里推赤心於萬人由是甘寧奮
升城之勇君文勵擊堰之志焚上蔡以翦其翼殘
郾城以阨其吭以軒后攻蚩尤之亂殷宗伐鬼方

之罪周公誅淮夷之叛雖以聖討逆皆三年後定
百辟之議且謂久勞將夬其機以安海內復命丞
相裴度持淮蔡之節撫將帥之臣分鄧禹之麾旆
盛賓憲之幕府先是光顏重允公武戎族同心壘
埴齊列發吳騎之雄紛紜縱擊逐餘孽如鳥雀獵
殘寇似狐狸干矛杖行夬於洞曲丞相之來也蠶
帥之志氣逾勵統制之號令益明勢如雷霆功在
漏刻賊乃悉其精騎以閽洞曲之師唐隨帥李愬

親總傷痍之軍稍勵奔北之氣城孤援絕地迫勢
危而能養貔虎之威未嘗覺視屈鷙鳥之勢不使
怒形是以收文成柵而降吳秀琳下興橋而擒李
祐祐果敢多畧衆以留之或謂蓄患不利吾軍愬
誠明在躬秉性不撓爰命釋縛授之親兵祐感慨
之心出於萬死縱横之計果效六奇粵十月既望
陰凝雪飛天地晝閉愬乃遣其將史旻仇良輔留
鎮文城備其侵軼命李祐領突騎三千以爲鄉導

自領中軍三千與監軍使李誠義繼進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部三千以殿其後郊雲擁寘寒可墮指一夕卷旆裘晨發鬪鋪敦淮濆仍執醜類雖魏軍得田疇爲導潛出盧龍鄧艾得田章旣登長驅綿竹用制奇勝與古爲儔四紀逋誅一朝蕩定攄宗廟之宿憤致黎庶之又安帝命策勳進玒爲侍中光顏重允並爲司空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公武加散騎常侍節制鄜坊丹延道古進御史大

夫文通加散騎常侍王師獲金爵之賞瓊境掌僞

復之恩掩骼埋胔除瑕宥罪丞相旋請來朝後加

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國公乃眷淮瀆烝人生殖俾

擇循吏撫其疾傷以宣慰副使刑部侍郎馬總領

淮蔡之任天子議功雲臺追美將帥俾刻金石以

揚休勳而百辟偕謀羣帥克讓推義士之志敢貪

天功徵賢臣之言實在君德上獻鴻名式昭徽策

庶乎閎周雅者美宣王之中興觀劒銘者戒蜀川

之恃險

進平淮西雅篇表　　柳宗元

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退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震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惟有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於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

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
奕南征北伐則有六月采芑平淮南則江漢常武
鏗鏘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
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
即位以來平夏州夷劍南取江東定荊北今又發
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不勝憤踊伏以
朝多文臣不敢盡專謹撰平淮西雅二篇雖不及
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

謹再拜昧死以獻

唐韓柳先生文集後序　　穆修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爲勝而號專雄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柳平淮西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萃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乎少嘗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

餘篇雜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二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者訪善本前後累數十稱所長輒加注竄遐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齎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踰二紀韓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旣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

四十有五眞配韓之鉅文與書字甚樸不類今蹟
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
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劇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
就眞爾因按其舊錄爲別本與龍西李之才叅讀
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譖多矣始而譬我以
韓旣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
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
舍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

知蔡州謝表　　宋　歐陽修

臣某負薪嬰疾獲辭四貴之遷剖竹分符尚荷一麾之守荷覽恩之優假撫朽質以競慚伏念臣本出孤貧粗親文藝遭逢亨會叨竊寵榮方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寸況桑榆之晚景嗟已迫於衰遲誤被選掄擢升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寄任之非輕屬虛而內懼輒陳懇悃屢瀆高明敢冀天慈不違人欲還其舊職易以

近藩惟古豫之名邦控長淮之右壤土風深厚物
產豐饒雖宣化班條慚無異術而守官循法是以
偷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惻以至仁包之大度旣
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哀爾虛殘容其僥倖
仰祓乾坤之造顧非木石之頑敢不自勵其筋骸
更罄盡瘁之節尚未塡於溝壑尚知圖報之方

詩可也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爲也若依時尚不欲全沸乎譊譊者則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況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頳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貫索之爲者走而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實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

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大噱昔人之好為碑者久欲發揮其說以詔同志自念資望至淺未必能見信於人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高而夸為大言苟從而明之則謗將叢起故蓄之而不發以生力古嗜學偶泥於衆好其兄又於何為進士同年故為生一一而辯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於此者甚衆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事

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illegible]

汝水漲溢記　朱[illegible]觀

汝南風物甚美但入夏以來水潦爲患異時道路化爲陂澤汝水漲溢城堞危險濕氣薰蒸始與吳越間不異郡人歲歲如此漢書稱汝南有鴻隙陂翟方進爲相始奏罷之郡人怨甚竊意鴻隙陂者非特灌溉之利菱芡蒲魚之饒實一郡瀦水處也今陂既廢水無歸宿則自然散漫爲害又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郡西北支左別出一支又屈而東轉

南形如巨瓠故號懸瓠城今汝水故道已亡惟存荆支水潦暴降則有泛溢之患亦其勢然也在漢時爲豫州刺史治之諸邑皆春秋時沈江道柏之國事跡甚多暇爲作記無文字可驗爾

汝陽祖氏家廟之記

叢夾祖公無頗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福祠官藏
詔於蔡將還朝謂高郵秦觀曰祖氏本幽州之范
陽晉將軍逖實我遠祖其後徙深州至道間始寓
居蔡今汝陽陽安鄉十里岡之原則我先府君之
墓也元豐初有芝數十本產於塋中其後歲歲有
之逮今不絕夫豈一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
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或有以致之也予其爲

義記之觀曰草之有芝猶鳥之有鳳獸之有麟從古相傳以爲瑞物今乃歲生於先塋之中者始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決也何以明之汝南在漢爲佳郡陳蕃黃憲二許諸袁之徒實皆郡人俗尚風節輕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恥之故天下號汝南爲名氏之區追唐之世始建彰義節度使屯宿重兵而李希烈吳元濟秦宗權之屬盜有其地王澤不流民貽無[illegible]

兄以殺人論弟故天下號淮西爲盜賊之藪皇宋
受命定都大梁蔡去京師七驛遂爲輔郡百餘年
間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學校修貢舉以宣布教
化故盛德篤行魁奇俊偉之士相繼由焉蓋唐之
舊俗浸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一門
顯者數人府君之仲弟士衡掌誥掖垣從子無擇
通籍內閣大夫踐更中外爲省名郎行且登用諸
子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爲汝

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豐市
李典盧於父之墓左有紫芝白芝二本生於盧上
柳宗元以爲孝德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
芝之出於股肱之郡侍從之家也宜得一時文學之
士比物屬詞歸美於上庶爲樂歌薦之郊廟追配
元封齋房之篇觀也何足以與此姑承大夫之命
論次其事以備作者採擇而已府君諱士龍字德
護元祐八年記

重興儒學記

明 楊守陳 四明

人之性稟於天至善極粹者也或昧而虧之聖人於是乎有教焉天下之虧其性者衆矣聖人奚能一一教之必引其俊與英俾格物以明其性修身以率其性而至於道德之成窮則固之達則隨其位之所至而布之淑者慕而趨焉頑者恥而格焉萬性以弭庶類以若旁達乎四海之外斯教之至也然所謂俊與英者必建學以居之俾知別於

庶民不遷與物然後可教之成庖人無廚則饌不
成工人無肆則藝不精教俊英而無學可乎學也
者教之所由施也教者性之所由復也學不建則
教不得而施焉教不施則性不得而復焉然則聖
人之施教衆人之復性何莫不賴學乎天下未始
有無性之人故學不可一處闕也人未始有無性
之日故學不可一日廢也不闕不廢教猶有未至
而性猶有未復者而况於闕且廢哉此汝陽縣學

之聖興所以不容已也縣有學古矣往者秀懷王
開府於學西壽謂府臨且卑增拓而更構始毀學
併其地時成化七年春學廢而師生散行道者側
焉而有司以構府事嚴走朝夕視學如弁髦棄
不顧學憲天臺陳公選士賢圖之謂汝寧守㐲名
張侯倫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子衿城闕詩人所
刺今學廢盍相與興之侯曰顧亦慮之矣敢奉命
遂相地擇基得之府學之右顧帑竭財殫貲無從

出貲以義倡邑之富者有國子生陳寧一日輸五十金繼輸者踵至爰市木瓦程工庸命汝陽學令河間孫君晟董其役創大成殿五間東西廡各如其數中門外各三間殿後創明倫堂暨東西齋間數皆如殿而規制以次成矣堂後創師生寢舍及庖廩之屬總四十一間四周以垣乃收召師生釋菜居之以餘力重建府學明倫堂五間作舍四十間外建社學亦五間創始於七年秋季告成於八

縣學碑記　　　　　林時

學創於成化癸巳明倫堂建惟厥中其前乃大成殿東西廡如齋制又前戟門及櫺星門厥西則學外門北入少東折為門而登堂堂後左右生舍比比則後堂其槩故然也百執事行郡有事惟郡學故所司滋玩敗之於風雨迄正德中極矣嘉靖癸未貴溪吳君琢以進士令我汝陽至而廟謂環顧慨然興曰茲予長吏責也圖惡乎可緩是歲饑民

方艱食議者難焉今曰忘有之民饑可因以就工食穡也矧曰水木之有本源衣服之有冠冕哉吾將以旣吾心也退卽下令吏曰某淫祠其毀之某所有木其伐之卒如令集乃趨役民罔有後者肇工自廟兩門次殿及廡及堂齋凡廨門舍終焉全視舊增乃飾殿諸肖像備供器於是告成令倅丞以下咸詣殿庭校士越五日以爲常敎諭王君縉昉敎狀使詩紀焉夫以敝邑劇而災令樹乃嘉績

要克惠我衆也然而時鄉也爲郡弟子猶異老言端爲寡與乃今接天下豪俊而論聞好貶斥宋儒崇獎戰國策士甚至取佛老之書而閣之嘉與六經等云忘筌毀玉盜名之過也夫孔子之道如日月如河漢明而行之存乎其人故學也者所以窮理盡性至命也國家養士廸之以五典本之以六經董之以官師拔之以薦舉是謂大備異說其播焉鮮不蠹道誣民時也懼思淚我邦友君子重以

令將道是務修敢布而刻永嗚呼覽者固孔氏之

徒也

建敬聖祠記

李宗娵

夫敬聖公之有祠也敬所尊也乃其典實自我朝昉吾夫子匹夫而素王當世不能測其蘊惟及門諸弟子崇奉惟謹而後人稍稍尊爲魯國之一儒殁則邦君誄焉是所繇重於世而傳於後矣漢高帝當搶馬揮戈之際過魯一舉實開萬世崇祀之原歷唐迄宋悉致殷禮未聞推重其所尊者洪武初宋文憲公濂謂學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敬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
鄭祖厲王回參伋輒坐亭堂上而其父列食廡間
非禮不報嗣是程學士敏政周祭酒鐸重申厥意
亦不報暨嘉靖九年始以張文忠公孚敬議更定
孔廟祀典詔天下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啟聖
公孔氏以杞國公無繇萊蕪侯點泗水侯鯉鄒國
公孟孫氏配稱先賢丞年伯珣請獻公松奉先定
從祀稱先儒蔡春秋上丁用少牢于後祭太學下

酒餘庠提調官行事詳在令甲猗歟休哉備矣洛
陽爲天中上邑學宮之細畢舉獨無敬聖祠抑歲
久圮盡莫可跡歟或嘗事者以附府庠不果立耶
吾明府王公聰言興慨捐俸若干金庀爾材鳩爾
工告成於明倫之東巋然廟貌焉夫明府天下之
廉吏也氷蘖聲籍甚官家俸錢僅足以奉太孺人
珍膳乃割其餘以盛營其祠噫余知之矣是祠也
肇自文憲成於文忠創於明府三公皆浙人曠世

相感異地同心豪傑所見大都如是且肅皇帝純
孝格天力排羣議明倫大典煥然如日中天故輔
臣一言不祟朝而遍天下明府色養太孺人莪冠
博帶無異孺慕邑政鉅者如修黌宮獎耆節孝等
事一切稟命而行於是乎創此祠蓋聖賢享此萬
年禮樂其設心必思以萬年禮樂享其親不則而
質之聖賢之心必不安不則而質之吾人之心必
不安不則而聖賢之心必不以吾人之心為安不

則而吾人之心必不以聖賢之心爲安孔子曰吾

行在孝經明府伏讀而有得則其見聖賢之心即

自見厥心故能體聖賢無窮之心而因以孝思作

汝墳士其明王孝治天下之遺意乎邑博士賈時

禾輩先二三子感其義謂余乞言以紀之

天中書院碑記　　李攀龍　山東

重修天中書院成太守吳與徐君以其圖屬余曰此先太守盧龍廖君自題所建也在郡城北汝水上天中山之陽三十年來業已廢矣余至郡閱郡長老縉紳先生復爲請曰安得中國而授弟子室予頃之乃購得院後地三畝許爲舍處諸生高第者凡百間其前爲天中閣三間講堂五間滕雕氏祠五間蓍臺一表亭一因署爲天中書院云余按

高陵呂君柟所記先諸生高第者舍纔十有五間
藏書閣三間在講堂後即以祀漆雕開其中今
祠斯於廖君舊貫奚啻什九哉余惟中和應乎天
地神明麗乎蓍龜聖澤衍乎大儒文王以幽贊演
易周公以測景經野孔子以定禮達材三才之業
具是矣先尚書蘗城張公守汝寧時即嘗檄諸生
集上蔡雖一時科目號得二十餘人然郡太守安
能時時出行縣視諸生豈若集郡治便矣即郡治

又不得時時觀諸生何然則使有以誦法鑽
者師素立耳蓋仲尼遷於蔡者三歲而於是邪也
才得弟子三人示六藝微辭道統大業其人如此
之難也乃漆雕氏卒以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
儒至今稱焉至家語序列曹邮秦冉之徒亦聞於
世論語所稱乃獨使漆雕開仕何哉苟斯未信又
何說乎余悲孔子之意去魯十有四年旣不得一
仕世主使漆雕氏效大業無窮時何不說哉由此

觀之開也所信在此不在彼明矣漆雕氏之議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雖世主以爲廉也卽所事若夫子不得一仕世主矣則有傳禮爲道栽吾黨小子耳是漆雕氏之教也使郡諸子安於習是著於常尊日相告曰是大聖所說先大儒也是郡太守之教也是凡言學而期於仕者無以處不必仕而困於其必仕者也不言孰大焉明興以來起家諸生閒信陽國始二

君其顯矣即不仕何以自見乎何以謂哲學漆雕
氏也余嘉徐君之意如此余惟太史公獨蔡有世
家言江黃沈息微甚不數矣及觀晁公治行桓文
公經術與孔北海遺隙長文論汝南何多君子也
至世俗所稱八使八俊三君五處士汝南君子必
與焉況所稱郡六孝廉決曹掾家五于與四世五
公者乎豈皆所謂得夫子而名益彰祀漆雕氏也
何後世湮沒而不稱非附青雲之士烏施於後世

哉徐君名中行字子與先守汀州時治行天下第一所著皆漢魏文辭不具列云乃爲銘銘曰皇帝御宇爰理人倫永錫厥極攬觀萬邦方伯分職祗承功德攝提之野實維豫州九土攸式倬彼守臣乃蒞汝南康土咸飭既修泮宮宣達上意漸於淮服屬邑嚮風蹌蹌濟濟譽髦允殖我是用集以校六藝莫不如畫爰始授室卜郡一隅百堵是辟天作高山實維地中樹之表儀我侯至止望形景附

朋友攸宜教之誨之載色載笑是贈是依有臺靈
靈是生神物斷簸以推素甲縞質浮游空氣幽贊
匪邈豈弟君子赫赫治行爲蓍爲龜入儒所立本
支仲尼遠用有成惟漆雕氏其先蔡產寵事孔明
肇茲道統克開厥後不衒厥程繼此應士尚其風
夜保厥令名信而後仕釋斯在斯王國之楨敢告
守臣有茲無斁上佐龍盤言勸於石永矢弗刊載
著紀錄

天中書院銘　岳和聲 嘉興知縣

維汝之陽維天則中遊者如斯性孰不聰自南自北自西自東千塗萬軫豈離于宗凡天之生孰滅孰豐馳而不止乃蠹厥衷怪遷顚僻晝晝夢夢覺則不先匪我求童振鐸警聾迺揖斯宮孰成而毀吾道則窮雖毀勿毀孰㤻而懞實天之爲非人能功日茲肯搆偶適其逢廊廡秩秩棟宇甍甍衿縫濟濟絃誦雍雍言升其堂於穆聖容實修實正羹

檮若通開也能信寧懼其掌凡我友生實踐斯蹤不腆之賦用佐飧饔司會司鋪有司是供無傷薪水以永磨礱願言千禩道化是崇敢告來者克成厥終

書院置地記

王萬祁　知縣

汝南山多碕礒崟峩惟天中僅圓阜耳高地可丈許然登頓則西北俳光金頂皆羅拜其下東南諸岡低遶以形勢揆之實居中故名蓋隱隆茫灝得天地正中之氣兩小枝委虵翼而前築基搆宇其下是爲天中書院大河前環一浮沙當院門隨埼異形或高如几鋭如筆方如圭圓如璧堪輿家謂地靈宜孕賢傑云後室宇寢廢鞠爲蔬圃江左徐

公持斧至率諸生講學始新之屆郡守董其役旬日而竣以餘金置地顧輸者多瘠且未廣適熊司理傳政江右之學遠近大夫士歸口衆縣令時時佐食邑入薄不足以饔士競謀所以廣地乃廣地自中丞江右會公始蠲俸百金與縣令受而購焉于是東得若干畝南得若干畝西得若干畝相地肥瘠較數歲爲常期於有秋不期於連阡也毋地爲之置廬舍瓦六楹四與之半一北一惟令可薇

風雨便耕且宜種也進耕者而定課額歲大穰
五斗之入次穰損其二祲則履畝而議損蠲不欲
困耕者令可致力也編課出入之籍與郡邑師生
公私之蓋顯之釁則勢不足令民顯之有司則時
欠而吏胥或侵漁為奸故別嫌俾可久長也於是
儒紳先生集得以授餐譚道較文每月令操筆再
衡士得以具炊或貧乏擔簦至得以宿舂糧借書
於肆者得以購籍其中孝友之士不可為悅得以

匍匐捄之且上作無敢不應監司使守貳而下咸
推恩令而廓焉刻下邑吏職實司土何敢當我土
地而饑其一土以貽執政羞又何敢鄙管商之策
覬虞芮之爭令窶人子笑我數米而爨譚禪家嘲
我炊沙為饌也地寖寖廣矣夫汝紫敵尼丈桑邑
地中原之運千餘年返而盛亦唯是夫子滌雕在
天之靈其默相之以有是舉汝南雖多賢未常上
古之如是其厚也如是其厚則子衡可無輕去其

鄉仲舉可無妄開其室丞相之學不必顯給於毋
氏孝子之貧不至取償於仙婦矣中丞公以聖賢
期士將令續伊洛之傳多士其務相與勵令國家
收眞豪傑之用而中州觀理學之興則庶幾上焉
者作人之旨云如以文取高第則自有黌庠制在

天中較士館碑記　　葉秉敬 淛江西安

天中之有校士館也創之者趙汝陽令謙從而成之者林太守應翔侯司理正鵠繼之者閔太守宗德協助金錢者兩州十二縣而最初享其成功者葉子秉敬也故事歲校士必蓋棚廠費不下數百金事竣廠拆又一歲則費又如是今此館爲僱洞豁可容千人坐費纔七百金而止無論自今以後至於百年所省金錢以數萬計即今目前工作且

夕告成土石棟椽不借材於閭左脊鋪負擔咸召募於公家當事之拮据可謂良工心苦矣而乃不動聲色談笑立就何其捷也不佞嘗落成時適校士天中生儒入千有奇昔時廠隘僅容五百餘人約廿有六日而試士纔畢學使者每苦之而不佞獨以入日考入千人士抑又何快也若夫應試之日央霤建瓴而士不知有雨揚沙飛礫而士不知有風霜安居不至跼天蹐地揮毫展卷如對

淨几明窻出之爲快更有不可盡言者試士既罷諸郡縣暨廣文輩率羣士子而進請不佞爲之記不佞呼士子而告之曰若知天中之義乎四方之地以兩河爲中中州之地又以汝蔡爲中乃不曰地中而曰天中者蓋挈天之全體而衡之故知其爲六合之中也人生止於七尺名爲小天人心包乎六合名爲全天就此全天中執着一隅偏而不中固其所矣夫惟完此全天無虧無欠譬擘六合

於掌中函萬物於鏡裏然後泛應曲當其中乃現斯則人心無形之中道與汝蘇有形之中地相媲美焉爾諸士生於中地固已獨擅天中之勝矣曾不思完我全天以復吾心天中之量得毋居其地而愧其心乎雖然汝欲心包六合毋作虛空妄相也但時時提父母之心全照太虛還觀一世皆吾孕育料理未有不均平區處未有不曲當者故執父母之心即爲執中用父母之心即爲用中庶幾

稱於天中曰眞天中人也豈不人與地相稱哉抑

且一時諸君相與同心共創此館亦不徒虛標天

中之號矣若夫由此館而出出而冠冕一世故自

諸生伎倆本色無煩不佞三尺喙也語既畢諸君

與羣士子並相擊節以余善言天中狀遂錄其言

以爲記

以爲節

真寫士子並相與[illegible]

叢生枝偏本色[illegible]

中之影矣若夫由此[illegible]

宜一枝一節[illegible]

城隍廟記

強晟撰

予自弘治庚戌之秋往仕西土文學掾及今蓋三十又三禩矣越正德辛巳之冬余歸自秦藩抵里首謁孔廟出見新廟翼然其規制殊非舊觀詢之即舊城隍祠也入門觀其廊廡祠宇一皆煥然及瞻拜祠下目其像設儼然令人起敬因顧歎間有祝史進曰此皆今郡侯慈谿馮公志所修里者也公自正德十二年下車謁廟首以城隍正祀而乃

頹敝如此其何以妥厥明靈而宣布其威令哉將興厥工乃博訪郡之耆宿僉以張環者有行義非斯人不可公遂禮致俾董祠事若木工石工甃工塑繪工之類價皆給於公而力役之人則藉雇於民亦有願輸其力而不計其工者肇工於十四年三月畢工於十五年三月不再朞而告成是雖公至張於上規畫素定然亦環之善用其命也公凡遇旱潦未嘗不禱而禱則未嘗不應嘗有盜越獄

走他郡而公亦禱於神旣獲盜乃言中途有神告
之故不得逸郡人以公與神契理或然也夫神以
聰明正直而陰翊是邦公以光明正大而師帥茲
土一德相孚一心相應諴之不可揜如此環又言
辛未之秋覇賊之變州邑多陷沒賊擁衆抵郡環
而攻之者四十餘日竟不能入實神有以保障之
也羣賊旣誅又有黑眚之異郡人卒禱於神眚遂
熄今乃壬午之秋公以廉介大冢宰薦爲河東運

使既行環恐後人無以識神之靈迹乃囑爲記予
老髦不文第神之靈異素所尊敬而都運公前修
皋廢墜之功又歷歷可記爰勒石以志不朽

義勇武安王廟碑　李宗延

粤稽古渾沌巨靈之世神聖迭出日月星辰山川四時各有攸司若實沈臺駘黃熊蓐收之倫王侯君公於是乎禜而俎豆牲牷以禦水旱癘疫之災雪霜風雨之不時昭昭乎於皇哉嗣是數千載生一仲尼又數百載生一雲長拮据棘艱嘘炎祚於將燼依然鼇折七十二王之前用挽黍離射鹿請剌郄吳婚媾若與抑季孟擯吳越者同執夫武安

之王也始宋大觀在漢第曰虎將曰國士豈其攻
左氏家言雅自私淑而勛勞之是崇也者不然何
文武異馳而跡象之肖也如此日者太清尊禮則
有巴陵之戰承聖洛神則有江陵之捷空中金戈
鐵馬則功著解池之上迨我高皇帝鄱陽大戰十
萬陰兵友諒就擒南禦倭東戍朝鮮屢顯靈響常
州嘉興暨碧堤館之陳赫聲濯靈歷代如新詔曰
漢室忠臣巳乎而功在萬世或曰功在萬世祀雍

萬世無乃未諒王之心也乎王若曰天厭漢德實

逞縣人惎間我王室割裂土宇競相雄長某徼惠

於高文景武之靈寵殛德四禁襄樊入我掌握還

許昌懼我陸渾受印款我汝以南遥應我北踏銅

雀東俘紫叅俾帝室之胄靖王之裔廓清四海而

歸命闕廷雒陽復見漢官威儀庶幾哉漢中宛陽

之遺烈而余異日揖淮陰高密地下於戲夫吳虘

姦宄瘠我以肥曹賊遜甘言紿我賊掌進檜詐我

芳肺腑親與士仁叛我滿腔赤血委諸艸莽矚見且禪江表山河如故於戲桃園謂何髯將軍謂之何胸藏積憤肩鎖餘威匹馬尋諸仇讐誰覩後世之如麋如傅如蒙如遜者既奪其鑒矣而貽之羨根不滅此朝食奪其武怒以報其大地抑鬱丹衷洩之於後世因而成萬世之功德至矣哉武安純忠也聰明正直而一者也王萬世之臣紀與古司日月星辰山川四瀆之祀者同與國脉而曆輩皇

運使人尊又使人畏天敷雨露不廢雷霆文武之一怒卽虞廷之三讓恍惚王夢寐之中或陰雲之表奸雄悔過強敵倒戈寧侮聖言觸國憲色振骨慄而不敢攖王之鋒人自惕耳曲生怯怯生畏土無作威朱鳥遇霜而避地服翼見日而穴伏霜日何心哉噫嘻光明正大之氣磅礴兩間載人七尺之軀狃一時名利蠹百代倫紀狙詐險毒千態萬狀睥睨鼎虛欺孤寡以取天下則爲操狐陰翼漢

賊竊據東南六十州則爲權鼠屠戮宗支敎姦囘
以定業則爲蠹蜮三人者肉未寒而鬼不靈矣彼
三閭大夫鴟彝子張桓侯之顯於楚於吳於蜀也
彰甚大抵忠義遏鬱於當年英爽勃發於後世若
大敗三敎以翊世横九有以昭靈祠廟遍四海威
靈靡所不暢繫唯王哉在孔子搦三寸管以懼天
下萬世之亂賊在王提三尺劍以誅天下萬世之
亂賊信乎日月星辰同其明山川同其流峙四時

同其悠久實沈臺駘黃熊蓐收以來其蔑以加於此矣按汝南實王經營地血汗淋漓之區汝人廟祀孔嚴愴然覩之若見乎之立應正德間赤面綠袍焯爍雉堞之上偵者駭報劉寇去以故舊宇一修於義官蔡清再修於守備余瑛三修於崇莊王萬曆甲辰舍其舊而新是圖時解司理攝郡篆偕衛輝劉司理汝陽王令謁王祠而心殊臨之命黃幕嘉瑞諜諸汝父老子弟父老曰以敝邑褊小

無能擴王之宮大夫有命敝邑之福也敢不拜命子弟曰吾儕小人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王是吾罪也敢不殫力以从厥事於是崇其址基高其門闕宮殿翬峩儼然壯麗矣工竣問記聊志年月

捐金姓氏例列諸碑陰

直指滇南楊公修城平寇碑　　傅振商

自癸酉冬闖陜流寇四十八營渡河洛分隊長驅掠河南郡州縣屠城焚戮黔黎日在湯火汝南地繫腹心形同𦡱趾賊數四蹂躪村墟田蕪民之刃者什四疫者什三徙者什二甚而趙賊克兵頭面屢換又什居半一時蠭起若郭山海張五平侯鸞鸑諸賊皆里甲良姓焚殺稱雄搶擄招衆聚而揭竿數萬餘幅幘千里坐困屠洗農佃棄耕商旅他

遷餘此屹屹危城官與吏策守備紳與士謀生全父老子弟日聚而巡埤嚴甲薪膽之苦志矢不渝獨若等之患弗得殄除卽間事招撫亦饑鷹飽颺故智耳不亦大可長太息歟今春會逢直指楊公先讀中祕書出而攬轡中州褰帷汝上目覩心慘綏諸一切力圖大芟往按臨故事自察吏錄囚登城閱武諸大目外毫無干預公曰流土交訌虎劉六載吏之貪也武之拙也是以民甘犯法而罹辟

狴作鉤援而窺雉堞比比然遂檄監司及守令滌
洗其先砥礪於後務以繕城濬渠爲上時有以動
大衆大兵進者公曰大兵去只虛名恐罔實用且
守令費金錢數萬猝難以辦[illegible]余滇中無地無不
峻之壘無日無不戰之民顧在用之何如耳於城
之役屬在宗子兵之役責在土著乃令府李縣
奏廷奏敵崇藩請蠲且自蠲先之有郡幕吏憫其
任立笞之遺去畚揭嘆築聲鼓弗勝遍覩四面垣

陴堅峙古云設險備不虞今日備虞始設險公爲愀然心傷之又諭西平守備劉洪起汝陽遊擊朱榮祖密授方畧深入賊穴計賺丑千鷲鸞等於時就者縛逆者俘餘黨盡釋惟山海負嵎不馴竊我兵單遂檄睢陳兵憲張鵬仲發衞軍士晝夜抵汝令劉洪起飛騎嚮道抵平頭堺計賺下寨擒斬之歸農者萬五千姓西北之鄙大定昔皇甫嵩敗黃巾李臼馬擒元濟時悉云今日再見於汝於是

題敘濮起遊擊朱榮祖及衛士各受賞勞是樂也不擾一民不征一力不加一鏃不鋎一姓鋤屠壓之兇奠億兆以安其於綮吏錄因登城閱武次第行之一一咸飭倍越疇昔澄清之績戡定之勳也闔郡守若令士若民咸歌思之金石之不佞不禁欣然拜手援筆而爲之記

[illegible]

河上草亭記

明 傅振商 邑人尚書

河上草亭者乃吾弟彥芳跨河負郭選勝剏起者也予尋於巳巳七月予以覲釐十月過里閱其經營甚篤詭曰奚不作家人業乃欲爲河上乎逍遙不太早乎逆 邊患歸里徵其督作益力於四月勝日設樽酒於河上草亭招予曰亭粗成試一散襟寓目焉予過之瞻其區北臨於市濱河約六丈横亦如之爲亭三間題曰淸遊館堦下植以花卉

前爲小樓一間飾以雕闌題曰漱玉架河爲草亭俯流如空中之閣橋直懸岸數武始達亭題曰觀瀾傍植榆柳樹杪皆捧亭腹或登樓陟亭則城堞如障如環長河如帶漱亭之東西十五武長橋如虹鎮關下流人物往來似裝點幽亭景趣者縈目街市迤東關一路南行至河岸路西折對起二小木坊題曰壺中煙月西題曰河上風光路在樓亭亭中徑南北始便陟登蓋地未盈畝廬僅五間曲

折位置頗有遠致一凝眸汝北林光懸瓢市影飛
鳥遊魚皆效技於亭畔之下憑闌長嘯曰美此區
雖小收攝甚大可以寄傲可以散懷於四時陰晴
晝夜皆宜春攬其和泰然與熙臺並暢夏延其風
冷然覺炎歊盡遠秋襲其爽玨璞與碧宇同清冬
之其雪曠致與山陰爲徒若晴忽變曖霧雨霏霏
几案巾舄俱在煙雲之內晝涼倏暝月光蕩波燈
光人語咸在洞影之中即北苑之得意筆王維之

輞川圖何以加茲與時把酒啜茗逸興遄飛覺壺
公舊市風景雪夜鷄鳴遺跡眼前如睹若旦暮遇
之郎蓬萊仙隱恍然在樽俎間矣彝猶賞歎又覺
吾弟作之不早吾欲作太遲也弟因從予曰此西
南望郭曲殘亭郎兄新置別墅盍速新之樂更倍
此予笑曰予性不喜作園亭省費好就人亭園取
景吾以天地物華爲園囿誰吾靳者其爲亭榭不
亦奢乎雖近諧謔其實强顏自解耳蓋天地間清

實勝事惟曠然不爲世法攖者能享之役役於名場者何能有此淸福宜乎得以翛然自得作此亭別主人也予方迫於樞密之程日將脂車踰此者忽登仙境矣欲買山爲隱園叟能乎此予之所以且歎且羨也